

【藝術傳神】

重回中華唐代鼎盛的唯一希望

(明慧記者劉文新澳大利亞報導)當地時間三月二十九日晚，華人移民吳家駒與妻子觀看了神韻紐約藝術團在澳洲墨爾本的第三場演出後表示：「神韻展現正統的中國傳統神傳文化，應該廣泛宣傳神韻演出。」

正統的中國傳統神傳文化應該廣泛宣傳

吳家駒說：對於神韻演出中以中國古典舞、民族民間舞表達歷史的一幅幅畫卷，認為非常好，應該在全世界範圍傳播，特別應該讓華人都看到，這樣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是使中華民族重回中華唐代鼎盛的唯一希望。」

他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對真正的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是什麼，根本就不知，連秦皇、漢武都不知道，何況對民族英雄岳飛，能知道什麼？」

吳家駒表示：「現代人已經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個成語麻木不仁了，沒有人為了國家的利益像岳飛和岳母那樣勇敢、深明大義的擔當起保衛國家疆土的民族重任，而是僅僅為了個人的物質利益而爭鬥。」

回歸正統的做人之道

「無神論的黨文化有目地割裂人們對歷史的記憶，毒害了中國幾代人。」從中國大陸移民澳洲已五年的吳家駒說：「文化應該教化做人的道理，只有神韻才能使受共產黨欺騙洗腦的華人回歸正統的做人之道。」

吳家駒舉例說：「今年中國的傳統過年期間，一個來自大陸瀋陽的碩士生到他診所求醫，攀談中他發現這名在大陸讀過碩士研究生的年輕人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就是對現代史中的『文革』等浩劫都不



華人移民吳家駒先生和太太觀看了三月二十九日神韻在澳洲墨爾本的第三場演出

瞭解。」

吳家駒娶了一位澳洲太太，夫妻一起開中醫診所。他說：「研究

中醫首先應該瞭解中國的歷史，而共產黨多年來有目地的割裂人們對傳統、對歷史的、對神佛的記憶，

把人變的只追求物慾，已經不懂的做人的道理了。」

必須重視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研究

吳家駒進一步說：「這都是共產黨的洗腦教育造成的，它就是讓人們不瞭解自己的祖宗是誰，做人的道理是什麼，應該怎樣做人，文化的根本是教育人做人的道理。而共產黨的所謂解放後，它對人民的強制洗腦灌輸多年，人們已經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做人了。」

吳家駒對記者透露，他的洋太太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與他一起研究中國傳統的中醫學，學習古籍，通曉中國歷史，「搞中醫研究必須重視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研究，因為它就是從這裡來的，這是中醫的根。」

【生命奧秘】

一位無神論者經歷的瀕死體驗



私，儘管從不替別人著想，卻是個挺拔、有修養、穿戴考究的人。我想衝出這個醜惡靈魂的圈子，但他們卻將我緊緊圍住。我大聲求救，但沒有一個高尚的靈魂可以進入這個圈子。可以這樣說，我為自己掘好了墓，而現在才嚐到了躺在裡面的滋味。

我感到痛苦異常，那一刻我開始看到自己人生的錯誤，但卻不知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直到我的悔恨和我對自己由於自私而虛度了一生的痛惜充溢了全部身心後，我才從那些死亡的惡魔之中解救出來。

在此之後，當我重新活過來以

後，我就一直在不斷地審視自己的靈魂。回顧自己過去的錯誤，尋求人們的諒解。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我只能獨自面對這一切。

有時候，我又覺得這樣做很難。多年來的冷淡、粗暴已成為我身上的一部份，一種做惡的慾望，彷彿難以掙脫的镣銬，時不時地煎熬著我。我不得不努力克制這股衝動，有時我想，我完了，我身上的惡意快要控制住我了。這個時候，那次腦溢血時看到過的可怕一幕又在我眼前閃現——太可怕了，其中一個張著血盆大口撲上來要咬我，但又不下口，只是把嘴那麼張著，貼著我的喉嚨……這樣多次發作，懲戒的意味越來越濃，促使我對自己的自私、冷漠反省起來，我逐漸意識到冷漠與粗暴帶給他人的傷害是多麼痛苦。

……

這樣一點一點地，我覺得自己做過的錯事將是無法彌補的，我必

須努力去贖回過去的罪……

以上記述摘自《天堂印象——100個死後還者的口述故事》。

西方文明史上的第一個瀕死體驗案例是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記述的。在其著作《理想國》(The Republic)第10卷中，柏拉圖記述了「爾的故事」。

在一場戰役中，一位名叫爾的希臘士兵和許多其他希臘士兵一起陣亡了。當他家鄉的人去戰場清理屍體時，發現了爾的遺體，雖然已經腐爛但仍然完整。於是把他的遺體帶回家。當準備和其他屍體一起火化時，爾復活了。他記述了去另一個世界的所見。首先，爾說他的靈魂脫離了自己的身體，和其他靈魂聚在一起，來到一個地方。那裏有一個通道，由此可以從地球到達靈魂世界。在這兒，其他靈魂都被叫停下來接受審判。就像看展覽一樣，一眼望去，神就看到了該靈魂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但爾沒有被

審判，相反，神告訴爾必須回去，告訴人們另一個世界的樣子。當遊覽了許多地方後，爾被送了回來。但他說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身體上來的，只是醒來後發現自己在死人堆裡。

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圖是利用這一個案例來說明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儘管柏拉圖深信用推理，邏輯和辯論來得到真理，但他認為最終的真理只能通過一個神秘的覺悟過程才能得到。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來自於一個高層次的聖潔的世界。對他來說，肉體是靈魂的監獄，而死亡是從這個監獄裡解脫出來。出生就是「睡覺」和「遺忘」，因為靈魂進入肉體後從一個非常清醒的狀態進入一個不清醒的狀態，忘記了他轉生之前所知道的真理。「死亡」則意味著覺醒和恢復記憶。死亡後，靈魂會面臨神的審判，神會給靈魂展示他生前所做的一切，不論好事還是壞事。

從二醫案看中醫的整體觀

詩歌三首

◎文 / 山月

奇松

燕落春回三兩聲，
但聞風雨九州同。
登山遠眺當晴日，
望斷雲濤聳奇松。

詮

山重水復有遺篇，
歷盡滄桑人未還。
天下興亡看赤縣，
力斬邪龍大戲詮。

晨煉

星河暗轉白露窺，
簾夢風清起跟隨。
天地行功步晨韻，
神光乍現透熹微。

◎文/若萍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曾經用純屬中醫內科的同一常用方劑治癒過兩個病人，其疾病分別屬於眼科和痔瘡科。這兩個病例的成功，使筆者對中醫越來越細的分科治療的合理性有過認真的思考，對中醫理論的深刻內涵和它涵蓋的現象的寬度有了更多的實感。現將此二案列釋如下，作為本篇討論的引子。

案一。XXX，女，不到三十歲，工人。自述在一段時間內眼睛昏花，隨後發現眼內已長大片翳子(西醫稱「白內障」)。去眼科兩次，不見好轉，翳子轉多轉大，且有連成一片之勢。與眼科醫生約定兩週後做手術，但又顧慮手術不成功導致雙目失明，願意「試一試」中醫內科治療。觀察病人言語輕微，面色蒼白；自言倦怠貪睡，不喜言談，更不想動；查看舌象，苔薄舌色淡；脈略遲而細。一派中氣不足的典型症狀。思其眼生翳子必為中氣下陷、清陽不舉，肝失滋養所致。只要補中益氣、提升清陽，可望翳散雲開、重見光明，避免手術。故用「補中益氣湯」稍

加入肝之藥。一劑服後，第三天再診，翳子已減少、變小，病人自覺視力大增。守原方再進二劑，大小翳子全部散淨。離兩週做手術的日期還有四、五天，病人自去眼科取消手術約定。

案二。XXX，男，三十多歲，工人。多年痔瘡不癒，頻頻復發，發則阻礙行動，常須靜臥待其慢慢收回。最近發展到痔瘡科醫生認為必須動刀的地步。病家偶然得知，內服中藥可能有效。自述長期痔痛，睡眠不好，時覺頭昏眼花。夏日雨後發病更頻。觀其面色，暗淡無光；言語輕飄，四肢不健；食多而不長肌肉，睡多而不長精神；查看舌象，苔白微膩，木然無光；脈三部皆有弱相。意其初為陰傷，腎水有虧，水不涵木，肝陽上亢而頭昏眼花；木克土而脾傷，則食而無功，水谷精華不能為其所用，終至氣血兩虛。血虛則不能安眠，故長期睡眠不好；氣虛則不能提攝，脾虛則不能疏導，故一遇內外濕邪便致痔瘡脫出。法擬補中培土、上提下導。方用「補中益氣湯」加蓮米、薏仁等建脾疏導。當晚初劑煎服一小碗。次日清晨，滿臉笑容來

報，昨晚睡眠特佳，今早痔瘡如失。

上列二案均以同一內科常用方劑而收到奇異效果，究其所以，無非是堅守了「辯證施治」的原則，而不宥於按疾病分科的束縛。從實踐中的觀察來看，按病分科容易把醫生的思想引入局部細節的考慮中，導致對全局思考的忽視。雖然中醫歷來就有內外兩科治法的區別，但那只是方法的不同，而不是把醫生分成不同的類別。張仲景以《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留名醫史，但據稱他還能作開胸手術；《難經》的直系傳人曹原，也是兼精內外科方法，可以開胸洗腸的神醫。華佗以外科手術著稱，那是當時戰爭頻繁、外傷急症病人特別多的原因。在他失傳的典籍中是包括內科方法的。

根據中醫的整體觀，人體是一個互相關聯的整體，任何一部份的問題都是全體的問題，都可根據各部份之間的聯繫而找到不同的治法。利用五行配五臟以及五行生剋制化的原理，分析各臟之間的相互影響，認清疾病的「標本」和傳變方向，往往能收到極好的效果。比

如我們舉的第二個案例中，就得用五行理論來分析不同臟器之間的相互影響並幫助立法處方。

不但人體是一個整體，人體與周圍環境又能構成一個整體，互相影響，從而把環境的反常變化表現為人體不同形式的病變。這就是《內經》所講的「五運六氣」的基本觀點。

雖然這裡是把治病當作主要的考慮目標，但在病因、病理和治療方面，卻要求醫家要具備十分高深的理論修養。實際上，這一部份理論在《內經》中常稱為「道」：「天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

因此，古代醫家的最高準則還是「道」，要處處守道，不可「無道行私」，否則「必得天殃」。這就和儒家的聖人，以至佛道各家修煉人的準則一致了。聖人治世，醫家治人，所治不同，其理則一。